

書評：評介邱淑雯《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

評論人：林津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連絡方式：[cjlin@kmu.edu.tw](mailto:cjlin@kmu.edu.tw)，07-3121101#2627

誌謝：感謝成令方與王秀雲對於本文初稿的批評與建議。

書名：《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

作者：邱淑雯

出版年：2003 年

出版社：時英

「外籍新娘」的研究，可說是目前台灣社會的「顯學」，從 1999 年起第一篇論文出現迄今，短短六年內發表的期刊及博碩士論文已有一百七十一篇，這尚不包括不計其數的會議論文與評論性短文。或許因為台灣學術研究多傾向是以「議題」為研究興趣的起點，再各自套入相關或不相關的學術理論為這個受到關注的社會現象做出論述，故而在這為數頗多的研究中，鮮少產生學術知識的累積。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領域中僅有的二本專書就讓人特別期待：冀望這二本學術專書能豐富我們對於這個領域的知識。台灣第一本專書是夏曉鵬的《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2002)。她以熱血澎湃的實踐研究為外籍配偶去污名化，並將跨國婚姻置入國際的政治經濟學脈絡來理解；她的研究不僅是把東南亞配偶相關議題從農村帶到學術領域的濫觴，她的論述方式也已成爲國內這個研究領域裡的重要典範。身爲第二本相關研究的專書，邱淑雯《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2003)，是否能在理論上或實証上帶來更豐富的知識與論述？在這篇書評裡，我先簡略介紹《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這本書的內容與架構，再從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書寫方式三個面向，評論這本書的貢獻與侷限。

東南亞配偶的議題並不是邱淑雯的博士論文，那麼她如何進入這個領域？據邱淑雯書序所言是「因緣俱足、水到渠成」(p.3)。邱淑雯開始研究起台灣的亞洲移民女性，緣自於她在日本讀書時已經選修過「移動、族群與文化認同」的國際社會學相關課程。她沒有直接受到女性主義的洗禮，但對於女性主體建構的認識，卻是在台北道場的比丘尼身上體悟 (p.11)。學成歸國在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任教的她，因緣際會之下，透過嘉義的社教系統接觸到識字班的教師與婚姻移民女性，而開始書寫相關議題。同時邱也想要針對自身留學的經驗裡受到的創傷，探索跨國移動的女性經驗，在這交互影響之下，「性別與移動」這本書的主要提問是：「爲什麼女性要移動？移動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女性透過移動想要追尋什麼、又擺脫什麼？」(p4)。作者有其自身針對性別與移動的焦慮與疑惑想要處理，而希望藉由台灣婚姻移民的女性之研究，完成其心願，本書的書寫就建立於這樣的相互主體性上面。

本書分爲七章，第一章明列性別與移動研究的相關文獻，邱將其區分爲巨觀、中階以及微觀的層次。巨視結構的理論包含新馬克斯主義、依賴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同時也包含馬克斯女性主義者、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理論

的文獻探討。中階理論指的應是兼顧結構與個體的實証性研究。邱從既有研究中整理出二個面向：現代與傳統的辯論，以及移民網絡研究理論。微觀層次的研究，則專注在女性移民的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之理論與實証研究。邱淑雯成功地在這章節裡把大量且龐雜的文獻條理分別地一一列出。但因為中階理論與微觀層次的理論均同時包含結構性的分析與個體的認同，以中階與微視來區分容易讓人誤以為這些研究缺乏對結構與認同的雙重關照，筆者認為不如直接以研究的主題與內容分類，更能突顯出先行研究所關注的重點。

本書的第二、三、四章分別以專章處理日本農村的亞洲新娘、性產業中的菲律賓表演工作者、以及川崎市菲律賓新娘的社會參與。各章除了以第二手文獻來說明這些移民女性在移住國的生活處境與社會參與之外，尚有其獨立的文獻回顧，不僅兼顧女性主義、族群理論、移民等重要理論，也同時引用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殖民與被殖民史、菲律賓與日本的買春文化與性別文化等為數不少的實証研究來解釋這些社會現象。

第五、六、七章探索台灣「東南亞新娘」的教育、工作與文化認同。第五章探討嘉義東南亞配偶識字班建制的歷史、檢討其成敗之因、並評量識字班的教材是否採同化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第六章檢視東南亞配偶的工作是否能讓女性賦權。第七章則討論東南亞配偶對原生社會與台灣社會的認同，背後的結構性機制為何，以及個體如何在不同的認同過程中協商與妥協。這三章資料除識字班課程是邱親自訪談相關教師與外籍配偶之外，其餘二章的分析資料來源是邱在南華大學教授「族群移動與認同」這門課，請修課的七十五位同學在課堂之餘針對東南亞新娘「讀書、工作、與認同」三方面進行訪談調查結果。

《性別與移動》對於二手文獻的整理非常的詳盡而且細膩，可以算是本書最大的優點。本書超越了以一個理論背景來解釋某一時地下的移民女性的限制，也超越了一般的文獻的回顧不是重理論、輕實証，就是重實証、輕理論的偏頗。她的引用文獻不僅提到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女性主義批判與各式的移民理論，同時也廣泛的引用亞、非、南美等移民在歐、美、日等各輸入國的實証研究，換言之，邱幾乎匯整了近二十年來世界各地的移民研究，雖然她所引用的文獻仍以日文文獻為主，但也包含了許多西方的重要研究，而且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批判的視角都沒有從文獻中缺席。邱淑雯能夠把這樣異質多元的文獻兼容並蓄並有條理的呈現，非常值得讚賞。這樣的寫作也讓我們看到除了夏曉鵬式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台灣的婚姻移民研究尚有許多開展的可能性，比如：移入國對於移入女性的污名、移出國男性對於「我族」女性的想像、婚姻移民者的文化認同、她們的工作參與及賦權、多元文化在地實踐的可能性等等。但在這細膩的文獻分析下仍有二個缺點。

第一，邱淑雯做了不少匯整的工作，但卻少有自己的批判出現。許多的引用甚至是長達三頁地間接引用特定日本學者對西方文獻的整理，而完全沒有加入自己的意見。這讓人初讀之時欣喜於文獻的豐富，但再一細看卻驚覺這樣的書寫不像是批判性的文獻回顧，卻像是翻譯工作：作者不是沒有貢獻，但她的原創性隱而不顯。第二個缺陷是邱淑雯並沒有以同等慎重的心情來對待台灣的研究。整本書中，台灣的研究只以一個請他人整理的表格來呈現，沒有再花更多的文字說明，邱在其他章節也鮮少與台灣的研究對話。我們知道目前台灣對於外籍配偶的研究繁多，讀者想必非常盼望邱淑雯以整理文獻的長才為相關領域研究者指出目前台灣的研究趨勢如何與日、西文文獻相結合。非常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辦法在這本書裡得到這樣的解答，《性別與移動》乃是一本引介日、英文學術文獻為主的專書，它與台灣先行研究的連結異常薄弱。

儘管有這樣的缺陷，《性別與移動》的文獻整理仍可以讓讀者對目前台灣對相關問題的思索，帶來一些啟發。比如說，在談在日的菲律賓女性移民，邱引用伊藤的論文告訴我們，跨族裔、跨地域的文獻裡一致呈現出族群共同體的男性往往透過對於同族女性之管控，賦與其五項功能任務：「共同體或族群的共同財產」「族群價值傳遞者」「生育下一代的民族子宮」「易引發支配者對我族褻瀆的弱者」「被外來文化拉攏或統合的對象」(p.151)。這幾個面向都是談論性別與國族的重要文獻，而且非常適合用來探討移民女性在台灣的污名，但在當前既有對外籍配偶的中文研究中卻少見其被運用。邱以中文來引介日文的完整文獻，可能可以讓台灣學者更清楚思考台灣現象該如何置於既有國際相關研究的脈絡下來探討，擴展出台灣目前問題意識非常侷限的移民女性研究。《性別與移動》充滿了這樣豐富的文獻整理，除了顯示出日文文獻的週全之外，也對照出當前台灣對移民女性研究提問的貧乏。

《性別與移動》一書不僅止於文獻整理，也包括實証研究。在豐富的文獻整理之後，讀者可能會相當期待台灣的「東南亞新娘」現象究竟如何被分析、如何與既有文獻對話。在移民研究裡，不管提出的學術問題如何抽象，移民者都是最重要的主體，理應在書中佔有一席之地。可惜的是，儘管邱淑雯在序文裡宣稱自己從事「外籍新娘」的研究四年，談台灣東南亞配偶的文章也有三章，但訪談資料的運用不超過本書百分之十、東南亞配偶的主體性模糊、實証研究的分析過於簡略。這些都使得實証研究的部份成為本書中最弱的一環。或許對邱這樣擅長以二手文獻做研究的學者來說，走出書本邁向人群已是非常值得嘉許的一大步，但是從女性主義與質化研究的角度看來，則不得不對她實証研究之研究方法、資料分析與使用及書寫方式提出批評。

邱淑雯的研究資料來源有二，其一是她本人以滾雪球方法取樣的識字班研究，她訪談的重點多放在相關的社政教育界工作者，對於外籍配偶的受教經驗及其生命

處境仍有相當的距離，讓人質疑她是否曾在三年的研究過程中走入被研究者的生活脈絡及其生命意義。第二類資料的來源則是學生的期末報告，資深的研究者應該了解這是無訪談經驗者做出的二手資料，在使用這樣的資料時，應該檢討這個資料的限制性並以更深入的研究來寫成研究論文。但作者卻毫無疑慮地直接引用，並完全以此作為第六、七章研究資料的來源，這樣的研究過程顯得非常粗糙。

就資料分析而言，《性別與移動》一書的實証資料分析缺乏結構性的縱深。訪談資料頂多做到歸納整理，並沒有針對受訪者說話的情境、社會脈絡做更進一步的分析，也沒有針對質化資料做三角檢視，邱淑雯常常毫無疑義地引用官方說法、政策的宣示、受訪者的話語，使得引用的資料趨於浮面、平版且去脈絡化、明顯欠缺批判性。這樣平面的資料並不足以讓我們對於台灣婚姻移民的現況有清楚的了解，因為它沒有做出社會學式的結構性分析，也缺乏社會文化意義的闡述。舉例來說，第六章的核心提問「工作是否能賦權於移民女性？」我們會期待在實証的分析裡讀到台灣法令對於婚姻移民者之工作權利的規範、台灣婚姻移民者工作現況的分析與討論、移民者對於自己工作經驗的描述與思考、為何移民者沒有辦法從工作中賦權的結構性分析、以及相關社會行動者如何可以協助新移民女性在工作上達到完全的發揮等等，結合結構性批判與主體認同的分析<sup>1</sup>。但邱淑雯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卻是「剪貼式的」：她從文獻中整理出以移民者適應接待國的六個不同的工作階段，把一兩句台灣訪談資料放在某一個階段來證明台灣移民有類似這個階段的情況，而在最後的「控制階段」——也就是工作者是否能對勞動過程有所控制，甚至集結發聲——邱就以台灣的情況還待觀察一語帶過之後就切入外文資料來補充說明。

在此我們具體而微地看到《性別與移動》貫穿全書的寫作方式：二手文獻重於實証研究。藉由完整文獻整理，邱在每一章節開頭都提出了非常有意義的學術提問，而後卻以更多的外文文獻作為標準、片斷的訪談文字作為証據以衡量台灣外籍配偶之工作權、政治參與是否得以實踐。在資料不足以說明時，則再加上更多的外文文獻來回答她提出的問題。在她的書寫中，我們看不見外籍配偶對於受訪主題的主觀詮釋以及所她們受到的結構性歧視問題，東南亞配偶在這洋洋灑灑的文字之中，再度變成台灣社會中被凝視的客體，她們的主體被淹沒於以日、英文為主的文本分析之下，她們的敘說被支離破碎地切割來完成學術著作。儘管從事實証研究，邱淑雯似乎沒有辦法從台灣的實証資料中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發現，只能反客為主地以他國文獻來推測在台灣東南亞新娘所面臨的認同議題可能受到什麼社會機制的影響；台灣的實証研究淪於瑣碎的資料拼湊，我們也無法透過《性別與移動》的實証研究來了解台灣社會運作的機制。這樣的研究成果和邱淑雯引用二手文獻中呈現出他國豐富的田野發現，形成相當鮮明的對比。

---

<sup>1</sup> 這些都是移民的文獻所提出的問題意識，邱淑雯在第一章裡有非常完善的整理，但可惜的是她在分析時卻完全沒有與之相結合。

邱淑雯的研究焦點看似是「日本與台灣的東南亞新娘」，但從《性別與移動》的提問到結論，我認為她最大的興趣乃是「性別與移動」這個領域的學術興趣，而不是婚姻移民女性。<sup>2</sup>即使在她的思考中，她與「東南亞新娘」同屬女性、同樣移動，但她似乎忽略了大部份東南亞婚姻移民者與她有著不同的國家處境、語言文化、甚至是階級與教育背景，在這彼此交會的過程中，邱似乎未曾走進她們的生命故事。同屬女性、同樣移動，這樣的社會條件本身並不足以保證研究者對於被研究者的移動經驗必然相同，彼此必然有著相同的體驗。若研究者未能放下學術論述與各種差異，走入受訪者的經驗世界，再多的相似也不能確保研究的成功。

整體而言，《性別與移動》的確是本文獻豐富的學術著作，雖然她的文字書寫缺乏批判性，但她以中文引介了日、西文性別與移民的相關研究，並針對台灣的婚姻移民現象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學術提問，對於當前實証研究掛帥但問題意識狹隘的台灣外籍配偶研究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或許缺乏女性主義質性研究的訓練，邱淑雯在本書中並沒有辦法以台灣東南亞配偶的主體聲音與社會學分析來回答這些重要的學術問題，但我們可以期待未來的研究者能夠建基於這樣的基礎上，繼續以新的研究來豐富台灣女性移民研究這個學術領域。

---

<sup>2</sup>邱在序言即表明：「我從來沒有想要替外籍新娘代言請命」(p16).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相互的主體性有二：一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同樣具有移動的經驗，二是，「研究者研究自己、解決自己的困惑是最原始的出發點，我只是透過外籍新娘研究來更進一步自我觀照，從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吸取多元經驗，特別是她們如何建構移動這項行為的意義」(p.16).